

气象万千

“风”不是想引就能引来的

林之光

大约本世纪初,兰州曾有个“削山引风”驱霾工程。因为兰州位于黄河河谷之中,地形闭塞,气流不畅。特别是冬季,工厂、汽车等排出的烟霾粒子污染了大气,遮蔽了蓝天。

有人认识,兰州多霾是由于兰州以东的黄河河谷中有一个山头堵住了风路,影响了兰州污染大气的输送排出。因此“削山引风”工程一经提出,兰州市民欢欣鼓舞。

最近“引风”工程再度被提出。有媒体报道,杭州市规划局和环保局等正在规划杭州城市风道,引钱塘江上的风把城市污染大气加速输送出去,媒体上称之为“风径”工程。

他们是这样想的:烟霾天气的增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城市发展造成的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另一方面是无风、小风等不利天气增多造成的污染大气不能迅速扩散。

人造“风径”驱霾原理,实际上就是利用气流通道变窄流速增加的狭管效应,制造城市大“弄堂风”。因为城市高楼林立,不仅增加排污,而且影响通风散霾。

但是此说一经提出,却遭到热议,大都认为不靠谱。例如有人比作上世纪80年代“炸开喜马拉雅山一个缺口,引印度洋上潮湿气流北上,到西北内陆增加降水,改造沙漠”一样。

其实,以上的议论并没有真正从科学上驳倒杭州“风径”工程的不靠谱。因为,虽然报道说德

国慕尼黑已有成功先例,但那是在高大的阿尔卑斯山北坡一条南北向的河谷中的特殊地形之下,一般总有北风或南风,这样设南北向风径才有意义。

我认为“风径”工程的不靠谱,除了工程量巨大(例如,据报道,设计杭州城市“风径”需要拆除一千多栋高楼,这很不现实)之外,在气象学上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一个地方虽多有盛行风向,但也有相当多的时间吹别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实际上出现雾霾天气时,基本上是无风的(杭州冬季静风频率高达20%左右),否则霾会被风吹散。

那“中国沙尘”和“中国霾”输出日本是怎么回事?

最近一段时期,媒体上纷纷报道日本关东和东海地区PM2.5细粒浓度有明显增加,引起民众不安。

这如果不是故意,就是科学素养问题。因为从上述可知霾天只发生在小风或无风天气,大陆城市霾尚不能吹送到其他地区。

不过,“中国沙尘”东渡日本倒真是有的。不过那是在高空,高空有西风急流,可以把从大陆东移的高空沙尘气流中尚未沉降的最细微粒,东输到达韩国和日本,甚至更远。

大约在本世纪初我撰写《沙尘暴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灾害》一文时,找到了日本和韩国的几篇研究论文。

小红庙随笔

远说积水潭

潘小松

昔我往兮,杨柳依依。读了一辈子《诗经》里的这八个字,在北京积水潭北西海子水岸,才知道它说的实景是什么样子。

今天的北岸一片新旧四合院。偏西曾经是明朝政治家、诗人李东阳读书写诗的地方。有寺庙旧址的指示牌,但是,除了鸟笼子今天能让你想象,别的就是水岸的杨柳了。

积水潭的水面,在元代的时候,其西岸在今天的地铁积水潭站,往东南,其水呈一大片,并没有德胜桥分开的两块。这里当时西北段叫莲花池。水从海淀一亩泉和马眼泉流经高粱河再到德胜门南侧的“水关”,再往西南注入“莲花池”。

碟碟不休

“告诉他们我过了极好的一生”

韩连庆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很多人都说自己喜欢读《庄子》。为了“测试”一下他们读到什么程度,我总是问他们同样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庄子的妻子死了而他却“鼓盆而歌”?

《庄子·至乐》中说,“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注意,“盆”不是脸盆,是瓦缶,这是古代的一种乐器)惠子看不顺眼,数落庄子说:“你老婆跟你过日子,给你生养孩子,她死了你不哭也就罢了,干吗还搞什么‘行为艺术’?”

在我看来,对此恰当的解释就是“好不容易死了”。这样说似乎有些不尽人情,但正如德国哲学家尼采说的那样,“真理本身很可能是丑陋的、让人不舒服的东西”。

我走到“宋庆龄故居”的西墙夹道,北行至鼓楼西大街。醇王府东边的“马号”也较原生态,可惜除了马槽,“浮财”遗留无多。

宋庆龄故居原是醇亲王的西花园。再早是清代词人纳兰容若宴宾吟诗的地方。里面的六角亭就是“通志堂”主人当年的“绿水亭”,一个很著名的文人雅集场所。

鼓楼西大街东段北折有“旧鼓楼大街”。这是《红楼梦》写到的地方。街的西南有“清善巷”。明清两代北京地图都标着“清虚观”所在。有大小两寺。有一个石头香炉遗址,别的踪迹难寻。

我每周二返所,下了地铁,从汇通祠那个口出来东行,在“山海楼”南折,往西北沿东行,再南,经德胜桥到海后,一路“杨柳依依”,四季景色不同。



图片来源:眼图网

糯米酒与牛轧糖

钟立风

有一次外地演出回来,下了高铁,坐地铁回家。封闭的空间内,使人有一丝倦怠有一种虚空,脑子里回放着过去几天演出和演出之外的情景和心情。

糯米酒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和味道,不可避免地我们都喝多了。距离酒家不远处有一个空场,是当地居民晚上纳凉闲话之地。

通过吊出来的嗓子,似乎可以判断那人和我一样也来自外地——卡尔维诺某个短篇里有个怪才通过某人的声音,能确定他脸上有雀斑!——但唱出来的音调却又是本地吴侬软语。

爱得脱俗,并非人人都能做到;可是,若是“爱”沾染了一丝俗气,那还叫“爱”吗?佛家有言: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

一个情怀无限的人,总是把自己放得又低又虚弱,如此才温柔充盈,真实无妄。

那次宗缙从台北到北京,忙完他的活动后,上门看我,虽是初次相见,但心有灵犀,仿佛已经相识许多年。

糯米酒使人脱俗,牛轧糖令人自然。很多“想念”的时刻,我固执地这么认为。(节选自《在各种悲喜交集处》,钟立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千年的祈祷——虔诚的力量

柏雨岑 杨红生

风无声,海无声,月无声,只有浪花,在礁石上沙沙地拍打……幽蓝平静的海面下,有一个生灵,在默默祈祷;用心聆听,可以感受到那古老沉沉的震颤……

千帆尽过,洗尽铅华,静观沧海桑田的变迁;在纷繁的变迁中,她只是静静地凝望,静便是六百年。或许,只有静默的她,才最明白生命的奥秘……

我要与她共同祈祷,祈祷绵绵不绝的希望,祈祷真理与智慧之光。沉浸于平静的思考,追寻自己的方向,这便是虔诚的力量。

宗缙始终至终低调谦逊,骨子里流淌着深情,一曲《空白格》演绎得如同一出感伤而动人的独角戏,把一首情歌唱得如此多情不已而节制有加,岂止是普通大众所谓的唱功了得,在我看来更是内心气度、修养的完美体现。

糯米酒使人脱俗,牛轧糖令人自然。很多“想念”的时刻,我固执地这么认为。(节选自《在各种悲喜交集处》,钟立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走在虔诚的路上……

我要与她共同祈祷,祈祷绵绵不绝的希望,祈祷真理与智慧之光。沉浸于平静的思考,追寻自己的方向,这便是虔诚的力量。

谨以此文献给古老而神秘的生物——刺参